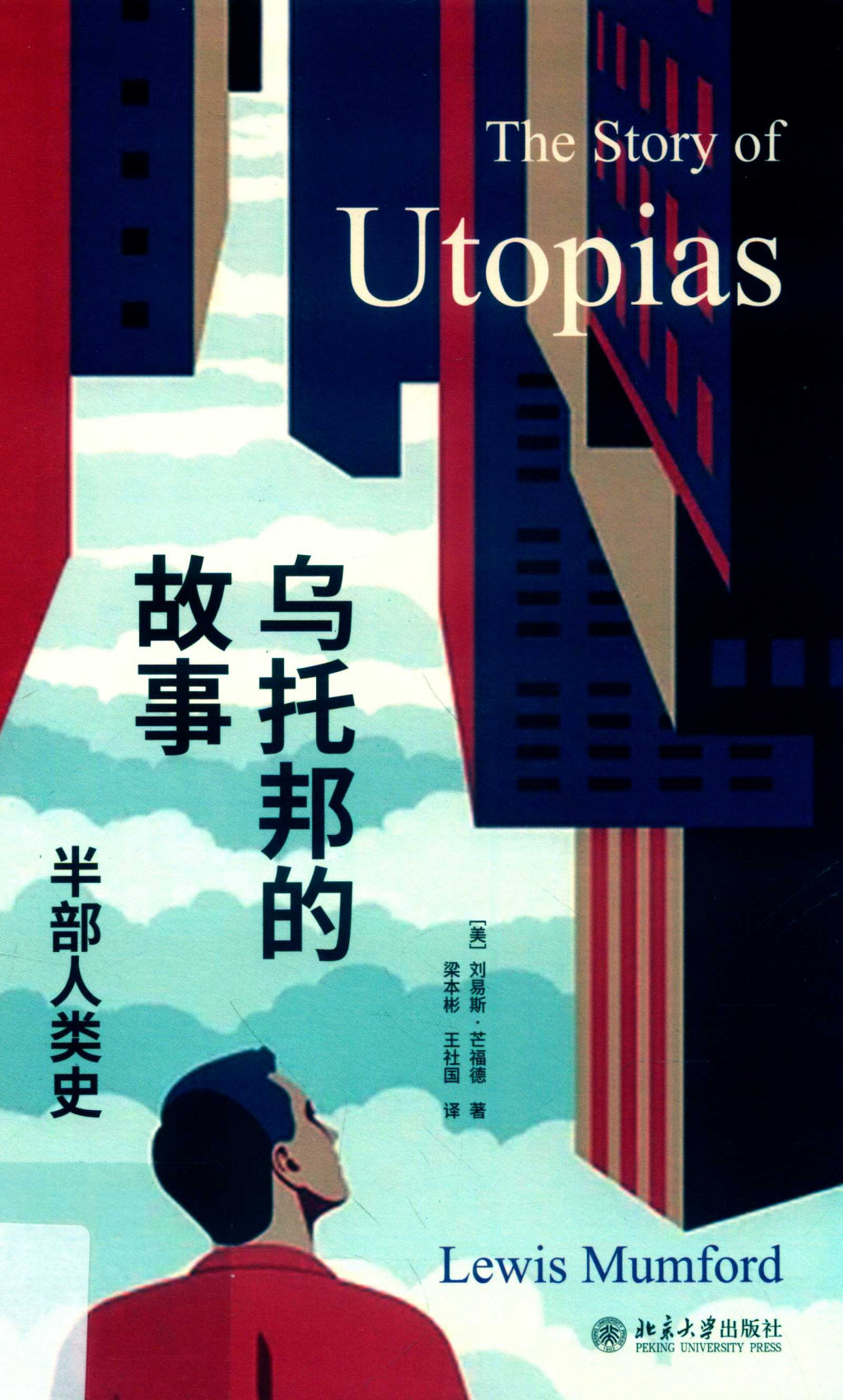




The Story of Utopias

乌托邦的 故事

半部人类史

〔美〕刘易斯·芒福德
梁本彬 王社国 译 著

Lewis Mumfor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Story of Utopias

Lewis Mumford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梁本彬 王社国 译

乌托邦的 故事

半部人类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 / (美)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著；
梁本彬，王社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7

(培文·历史)

ISBN 978-7-301-30523-2

I. ①乌… II. ①刘… ②梁… ③王… III. ①文化人类学—通俗读物

IV. ①C91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5955 号

- | | |
|-------|---|
| 书 名 | 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
WUTUOBANG DE GUSHI: BANBU RENLEISHI |
| 著作责任者 | [美]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著 梁本彬 王社国 译 |
| 责任编辑 | 徐文宁 于海冰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523-2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883 |
| 印 刷 者 |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20 千字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推荐序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坐在一座山顶上。

在此之前，这座山已经在神话故事里存在了 2000 年。

现在，它是一座雄伟的小山，我可以感受到它那温暖的白色石蕊，而且只要我愿意，一伸手就可以摘下身边盛开的红色浆果。

100 年后，它将不复存在。

这座山，的的确确是俏皮的天神扔到拉普兰^[1]最中心位置的一大块纯铁。

你还记得北欧神话里的那则古老神话吗？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铁山，方圆 100 英里，高 100 英里。每隔 1000 年，就有一只小鸟飞来，把山顶削得尖尖的。当这座山消失的时候，永恒的一瞬就会成为过往。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神话故事。

这个故事我一直记在心里。等到我的孩子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我又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是史前版的安徒生童话，如梦境一般。

这个神话故事已经变成了现实，早已熟知的神山竟然在我认为最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出现了。

为了让这种巧合的循环变得完美，人们就用一种鸟的名字给此山命了名。拉普人（Lapp）有着敏锐的听觉，他们根据鸟鸣声，把这种岩雷鸟叫作基律鸟（Kiru）。如今的基律纳瓦拉（Kirunavaara）山里，再也听不到“基律——基律”的啼鸣了。每天两次的大当量炸药爆炸，早已破坏了此处昔日的宁静。

小火车载满砾石驶进山谷，轰隆之声不绝于耳，整座山都为之震动不已。

这里的夜晚灯火通明，大型电动货船横渡多诺特拉斯科湖（Lake Tornotrask），将那些价值不菲的铁矿石运往山外。

两个月后，这些铁矿石经过熔铸，就会变成一件件现代商品，被冠以桥梁、房屋、汽车、轮船，以及其他上千种名称，承诺要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所谓的承诺最后究竟变成了什么呢？过去8年来的幸存者，对此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就连卑微的拉普人，也听说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一战）。令他们不解的是，在这片驯鹿成群的土地上，有上帝恩赐的高山与草



甸，有丰足的食物供人们安度冬夏，一切都这么美好，白人竟然还要自相残杀。

但是，拉普人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白人看待自然的方式。

拉普人思想单纯，天性无瑕，他们遵循的是 5000 年前乃至 10000 年前祖先们与大自然相处的方式。

而我们白人则在造机器，铺铁路，建工厂。我们无法摆脱这些钢铁仆从，因为它们是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基础。对这些仆从我们可能心有怨恨，却无法让它们离我们而去。有朝一日，我们终将知道如何驾驭它们。到那时，柏拉图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修正后的理想国：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蒸汽供暖，所有的盘子都是用电力来自动清洗。

我们目前所受的苦，不是因为机器过剩，而是因为机器太少。有了足够的钢铁仆从，更多的人才会有时间坐在山顶，凝望蓝天，消磨宝贵时光，幻想美好未来。

在《旧约全书》里，这些人被称为先知。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把本应以正义和虔诚为基础的城市，建成了怪异之都。但是，他们中最伟大的犹太先知却是惨遭屠杀，先知受难日^[2]竟然成了罗马人的节日。希腊人将这些聪明人视为哲学家。他们给予哲学家们极大的自由，对哲学家们用以绘制理论道路的数学精准思维倾心不已：正是哲学家们绘制的理论道路，引导人类从混乱走向有序的社会状态。

中世纪的狭隘思想认为，只有天国（Kingdom of Heaven）才是体面的基督教式乌托邦唯一可能的标准。



这一未来的理想天国能够给人带来荣耀和满足，任何胆敢质疑这一天国之存在者都必遭毁灭。他们用石头和贵金属建造起理想的天国，但却忽略了其精神屋基。

所以，它也就免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

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对这个建立在中世纪教堂废墟之上、经过粉饰美化的天国之具体本质的不同理解，还引发了为数不少的残酷战争。

18 世纪的“应许之地”^[3]，其基础不过是由愚蠢和迷信构筑的糟糕堡垒罢了。1000 年来，自私的教会为了寻求安全和庇护，刻意构筑了这座愚蠢和迷信的堡垒。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威力巨大的战斗，意欲摧毁声名狼藉的愚昧无知状态，创造一个理性均衡的时代。

不幸的是，一些激进分子做得有些过头了。

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现实的人，他把世界再次带回基于确凿事实的共同点上。

我们这一代人则得出了这一拿破仑式前提的逻辑结论。

看看欧洲地图，看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吧。唉！这个世界依旧需要乌托邦，就像儿童需要童话故事一样。只要我们有意识地为某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去往哪里并不重要。乌托邦无论多么光怪陆离，都是遥远的未来那片未知海域里唯一可能的灯塔，是鼓励我们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



有时也会有乌云遮住灯塔里的灯光，这时我们可能会暂时迷失方向。然后，随着灯塔里微弱的灯光再次冲破黑暗，我们会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每当我们感觉人生枯燥乏味、了无意义（这正是一切存在的致命魔咒），只要想到如下情形，心里就会平添几多慰藉：虽然我们自己离家远航，葬身海底，但在100年后，我们的子孙将会循着我们的方向，抵达幸福的彼岸。



现在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一阵寒风从凯布讷山^[4]吹来，在那里，尼尔斯^[5]的大雁栖息在寂静无声的山谷里。很快山顶就会隐入薄雾，我必须在蒸汽挖掘机不停发出的噪音中找到回去的路，此时它们正在山脚下笨重地挖掘呢。

童话故事里的神山，将再次沦为铁矿公司攫取可观利润的投资对象。但这并不重要。

此文是献给刘易斯·芒福德的，只要他能明白我的意思，我就心满意足了。

1922年9月14日

写于拉普兰市基律纳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注释：

- [1] 拉普兰 (Lapland)，位于芬兰和挪威的北部，四分之三都在北极圈内。每年 10 月入冬，来年 5 月开春。这里几乎全是森林与河流，冬季白雪覆盖，就像世外仙境。在这里冬至极夜可以看到 24 小时不灭的星光，夏至极昼可以看到 24 小时不落的太阳。
- [2] 指“耶稣受难日”；公元 4 世纪时罗马皇帝确立的一个基督教节日，时间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五。
- [3]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又译“希望之乡”，最初是指耶和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后来引申指“遵守神的规则，通过考验后的奖赏”。
- [4] 凯布讷山 (Kebnekaise)，瑞典最高峰，瑞典极北地区著名观光胜地。
- [5] 尼尔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 (Selma Lagerlöf) 著名儿童小说《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主人公。这里指的是书中第 43 章里面“重逢”一小节中“整个山谷寂静无声……大雁们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目录

推荐序	003
第一章	001
乌托邦意志如何使得人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解读乌托邦的故事——人类故事的另一半。	
第二章	021
希腊人如何在新世界生活，乌托邦又是如何看起来近在眼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理想城市凝聚在一起。本章将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章	049
本章讨论介于柏拉图与托马斯·莫尔爵士之间的乌托邦，以及乌托邦是如何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而再次被发现的。	
第四章	075
本章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如何将我们带入基督城，我们又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现代乌托邦。	
第五章	099
培根和康帕内拉都是著名的乌托邦主义者，但他们却也都不过是前人的传声筒而已。	

第六章	109
18 世纪发生了什么，使人类开始“疯狂地思考”；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思潮又是如何从工业化的土壤中涌现出来的。	
第七章	131
为什么一些空想家认为，美好社会在根本上依靠的是对土地的正确分配和利用。这些“土地动物”（land-animals）所构想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	
第八章	149
本章讲述埃蒂耶纳·卡贝如何想象出一个叫伊加的拿破仑式的统治者，以及一个叫伊加利亚的新法国。卡贝的乌托邦与贝拉米在《回顾》一书中建立的乌托邦，向我们展示了：当工业组织被国有化后，机器带给我们的会是什么。	
第九章	171
本章讲述威廉·莫里斯和威廉·赫德逊是如何革新乌托邦的经典传统的；最后，H. G. 威尔斯先生又是如何总结和阐释过去的乌托邦，并使它们与现在的世界发生联系的。	
第十章	191
本章讨论庄园和焦煤镇是如何成为现代乌托邦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以其自身形象塑造世界的。	
第十一章	231
本章讨论我们如何看待各种有失偏颇的党派乌托邦。	
第十二章	259
另一半世界将何去何从，理想之地（优托邦）将以何种方式降临；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在任何绿色宜人的土地上建造耶路撒冷。	
参考书目	301

第一章



乌托邦意志^[1]如何使得人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解读乌托邦的故事——人类故事的另一半。

长期以来，乌托邦都是虚构和不可能的代名词。为了反对现实世界，我们构建了乌托邦。事实上，我们能够忍受这个现实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了乌托邦：人们最终会生活在自己梦寐以求的都市和豪宅里。人类对自身环境做出的反应越多，并且按照人类模式对环境塑造越多，就越是生活在乌托邦中。只有当现实世界与乌托邦世界之间出现巨大冲突，我们才能意识到乌托邦意志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才会把我们心中的乌托邦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现实。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探讨乌托邦这一独立存在的现实——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它可以分成许多理想的联邦，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聚集在让人自豪的城市里，勇敢地追求着美好的生活。

对理想联邦的这一讨论，可以从它们的写作时代背景中，看出它们的外形和正当性。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可以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社会分裂时期；其中讲出某些尖刻话语的勇气，可能正是源于柏拉图眼中看到的那些让人绝望的境况。同样是类似的无序和暴力时期，为托马斯·莫尔爵士^[2]书写他那想象中的理想国度奠定了基础：《乌托邦》一书，是他寻求跨越中世纪的旧秩序与文艺复兴时期新利益和新制度之间的鸿沟，而搭建的一座桥梁。

在介绍乌托邦的历史和对乌托邦进行批评时，我们也许正被引导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前行的同样的兴趣所吸引，因为只有在暴风雨过后，我们才能寻见彩虹。我们陷入幻灭的深渊，这促使我

们更彻底地去讨论至高之善、基本目标，以及在现代社会引导我们前行的“美好生活”（good life）这一概念。在因为禁酒令、罢工和“和平”会议^[3]而不断出现的不温不火、半心半意的讨论中，让我们打破“莫谈根本”的禁令，好好讨论一下——乌托邦！

二

人类在行走时，总是脚踏大地，头顶青天。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物的历史：城市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一切有形之物的历史，仅仅是人类故事的一半而已。

每个时代，人类戏剧上演的外景都极为相似。地貌变迁，气候变化，时有发生。曾经繁盛一时的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所在地，如今已经变成一片密林；但是，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还是大卫当年建城时所看见的丘陵。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荷兰的一座城池被淹没了，新泽西海岸兴起了一家房地产银行，这些与磨掉一片油漆、打碎一块石膏相比，并无本质区别。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不断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树木被砍伐后，山林变成了荒地；沙漠经过灌溉耕犁，又变成了田园。然而，地理地貌的主要轮廓，基本上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如果我们能拿着现代地图在罗马时代到处旅行，肯定要比拿着托勒密^[4]能给我们提供的最好地图去旅行要好得多。

如果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真如自然地理学家所熟知的那样，我们就不会处在如此复杂的时代了。我们可以遵循诗人沃尔特·惠特曼^[5]的建议^[6]，像动物一样生活，不再牢骚满腹，不再总是抱怨自身

的罪孽和不完美。

人类历史之所以充满了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又如此令人着迷，正是因为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人类头脑中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以镭一样的威力和速度分解了物质^[7]。我暂且将这种内心世界称为偶像（*idolum*）或理念世界（*world of ideas*）。这里的“理念”一词并不同于其一般意义。我用这个词来指代哲学家所说的主观世界^[8]和神学家所说的灵界^[9]；我的意思，是把所有的哲学、幻想、理性、预言、想象，以及人们塑造其行为的观点，都包含在内。例如，以科学真理为例，理念世界有时与人们所指的世界大致对应；但值得注意的是，理念世界有着独立于物质环境之外的自身轮廓。

物质世界是确定的、不可避免的，其界限狭窄而分明。有时，你在极其冲动的情况下，可能会远离陆地去海上泛舟，或是从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跑到一个寒风刺骨的地方；但是，除非我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脱离物质环境。无论如何，你都得呼吸、进食、饮水；拒绝接受这些生存条件的人，将会受到老天无情的惩罚。物质环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只有疯子才会拒绝它们。

但是，如果说物质环境是地球，那么理念世界也就相当于天堂。我们睡在早已不复存在的星光下^[10]；我们行事所依据的理念，只要我们不再相信，就不会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这一理念世界（这一偶像）使得〔人们〕联合起来，就像房子的一砖一瓦、脚下的一草一木一样牢固、真实、难以否认。认为世界是平的这一“信念”，曾比世界是圆的这一“事实”更加重要。这一信念让中世纪的

水手们不敢远航，他们航行的距离还不及炮弹的射程。只要人们继续依据观念、理论或迷信行事，这三者便都是确凿的事实；之所以说它们都是确凿无疑的，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图像 / 形象或声音的形式传递出来的。

三

理念世界有很多作用。其中两种作用对我们的乌托邦研究有重大影响。一方面，虚拟环境 (pseudo-environment) 或幻想是外在世界的替代品；当“残酷的事实”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解决或无法面对时，幻想就是我们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幻想，我们才能将现实世界的事实汇集起来，经过分类和筛选，形成新的现实，再次投射到外在世界。理念世界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或补偿，旨在帮助人们尽快摆脱宿命中的困境或挫折。其另一作用，则是为我们将来的释放创造条件。我把与这两种作用相对应的两类乌托邦，分别称作“逃避式乌托邦” (utopias of escape) 和“重建式乌托邦” (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逃避式乌托邦不对外在世界做任何改变；重建式乌托邦则试图改变外在世界，进而按照自己的方式与外在世界进行交流。前者好比我们建造的空中楼阁；后者则好比在咨询了测量师、建筑师和建筑工人后，为了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而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房屋。